

【第十六屆林榮三文學獎・散文獎首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格列佛〉

作者：騙人小鬼愛阿布

格列佛從未知曉，有日會在澳大利亞西北部遭遇船難，也永遠不會知曉爪哇島上許多小人將他捆綁，讓他清醒後無法動彈而害怕慌張。

會想起「格列佛」這經典童話，是有日我陪女兒勞作時，突然在客廳地墊上睡去，兩歲多的女兒原本正在勞作，在我突然躺地睡去後，女兒跑去找正在廚房切菜的媽媽哭訴：「爸爸又在睡覺……」

自從發病後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睡，不管是服藥後深深沉眠，或是大腦彷彿突然關機似地閉眼睡去。女兒好奇我總是在沉睡，儘管如此，她找到勞作的樂趣，用膠帶撕起一段段透明膠帶，貼住我的身體，等妻煮好菜出來，我的雙腳已被膠帶黏在地面上。妻拿起照相機拍下這畫面，待我清醒後看妻手機中照片，我就像「格列佛」被一個小小人捆綁。

我突然理解，格列佛並非本來就是「格列佛」，只是來到小人國，相對於小人，他便一瞬間成為巨人。不知女兒是否明瞭寓言與現實之間的差別，無法理解她的爸爸在患病後，就逐漸變成一個格列佛。



在過去，還不是格列佛的格列佛如常吃飯、睡覺，陪大腹便便的孕妻與未滿兩歲的女兒在稻田間散步，直到妻腹肚中的第二個孩子耍賴，在妻腹中翻騰與旋轉。產期到達仍未出生，超音波顯示，腹中男孩身形巨大又調皮，安排剖腹前竟突然破水。清晨天光未亮，格列佛邁開腳步慌張送妻去醫院，婦產科醫生睡眼惺忪匆忙來到，戴上橡膠手套，手一探，發覺兒子的腳先探出產道。

清晨醫護不足，格列佛與護理師一起推著妻的病床，喀啦喀啦碰推入手術房急剖腹。而後，妻與初生兒子皆細菌感染，住院數日高燒，卻查無菌名來針對投藥。

那數日，格列佛陪著產後高燒的妻哭泣，在嬰兒重症病房來回。格列佛終於體會以往書頁上所寫，比方被連續馬拉松逼問數十小時之人，為何在脫離拷打後從此性格劇變。格列佛也終於理解，現實上如何堅強的人類，不管如何自我鍛鍊體能與意志，只要被連續剝奪睡眠，加上親人患病的壓力，便能產生難耐的身心不適……

接近四個月胎位不正的陪產焦慮，與產後住院的高壓不眠，出院後仍是無比疲憊的日夜顛倒生活，直到有天，格列佛在陪初生嬰兒過夜時突然作嘔，將馬桶當成傾吐苦處的對象。格列佛叫醒妻後便昏睡，等到甦醒後，伴隨意識而來的劇烈頭痛突然開箱，彷彿有個熱縮膜不斷縮小再縮小，大腦被擠壓成方形，被產線包裝準備陳列上架；彷彿外星人入侵大腦中控室，輕巧按下開關後，格列佛的視線開始倒縮又拉遠，昏厥不適感撞入大腦中，格列佛打開電腦，竟無法多看螢幕一秒鐘，臉書上的字彷彿動畫一字字跳出螢幕，撞擊眼球，格列佛緊閉雙眼，強迫關上螢幕，方才不被襲擊。

四周搖晃，大腦即是震央，四級，五級，六級，七級，不管是何種波段的震動，都讓格列佛難以站立，四周人類開始變小，儘管格列佛坐定椅子上，身體卻在後退再後退，格列佛發覺身體不斷放大，連手腳距離都失去判定，桌上水杯竟然拿空，格列佛愣著許久，因為失常，眼淚便忍不住從臉頰滑落。

經過檢查，身體並無損傷，看診再轉診，轉入精神科，醫生藥單上簡略登記MDD，三字英文代號縮寫病情「重度憂鬱症」，印表機嘰嘰咖咖喀喀碰，吐出方形藥單，藥物在小小玻璃窗口拿取，說明管制藥品只能己用不可害人，需要簽名三道，以示法律上的慎重。

病前的格列佛曾自己手工打造，以松木板將床板延長，把原本雙人床打造成超級三人床，好輕盈裝入一家的睡眠；病後，格列佛只要一聽孩子哭聲便驚醒，格列佛無處可去，只能躲入另一個小房間，清開地板上的雜物，擺放一層薄床墊，瑟縮著睡去。

格列佛以隔音黑海綿蓋住窗戶，窗縫陰暗透出微光，像是一個冬眠的洞穴。格列佛習慣將燈全滅，如受傷動物尋求一個安靜樹洞，格列佛試圖躺臥，瑟縮，大部分時候顫抖。

爾後的日子裡，格列佛發覺只有躺臥在黑暗中，大腦才會安靜下來，安靜到只剩腦鳴—— 咿——像天線接受來自於宇宙的密碼頻率；服藥後，腦中的呼喊減緩，格列佛深呼吸後閉上眼睛，試著將所有意識都沉澱，想像自己成為漂浮的鯨身，在某次被鯊魚咬一口，膨脹的屍身終於爆破，緩緩落入深海，被路過螃蟹啃食成為碎骨，橫躺在海床，被地層擠壓，在數千萬年後成為化石。

格列佛清醒後，眼底映入窗隙微光，睡眠藥物綜合著血清素回收藥物，暫時讓格列佛忘卻兒女哭喊如電鋸，正切割一棵大樹就要倒下；深眠讓格列佛忘卻昨夜大樓外飆車少年的催油聲，跑車轟轟隆隆衝衝衝，過往的轟轟鳴震都被藥物蓋住耳朵。格列佛睡醒後暫時成為普通人類，欣喜於尋常的格列佛，躺在床上看著普通尺寸的

手掌忍不住微笑，只是半小時後身軀又不自覺開始長大，就要膨脹撐滿房間的空隙，格列佛便又閉上巨大的眼皮，躺賴床上無法甦醒。

或許因為格列佛身體巨大，每次起床都是一道難題，總是索性睡覺的關係，格列佛進食變少，先變瘦五公斤；服藥後，格列佛彷彿長出光合作用葉綠素，曬曬太陽吃些飯菜就變胖十公斤，他因此更加巨大，每次擠出房門便是艱辛的旅程，走在路上覺得隨時都會撞到別人。在格列佛的世界中，鯨魚變成大肚魚，可以用雙手輕輕捧起。事物必須重新定義距離，比方結帳，前方排隊超過一人，大腦中彷彿聲音催促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，格列佛只能忍耐自己，害怕稍微用力一些，咬牙顫抖便會引發地震，超商展示架上的物品會落個滿地，這讓格列佛常常覺得對不起。

時間對於格列佛過於殘忍，瘦胖來回間，大腿出現橘皮組織。毛孔放大，像雨後打上水窪的漣漪。格列佛變胖後，總在馬桶上坐到腳麻，臉龐變得更蒼老，黑眼圈總是下弦月。經過多月病程與服藥，格列佛卻仍是拿空水杯，格列佛感覺自己是個沒用的巨大廢物，隨即流下巨大淚滴，滑過臉頰成為土石流。格列佛彷彿聽見塵蟎高興的歡呼，原來格列佛的眼淚夾帶皮屑，比什麼美食都營養好吃，格列佛是塵蟎開天闢地的盤古。

格列佛不想面對憐憫，斷絕網路，關閉臉書。格列佛規律吃藥，將各種藥錠，白色，粉色，圓形，橢圓，混入食道的瀑布流入胃底，格列佛便又昏迷，昏迷時間就是強迫休息，像大腦失去彈簧極限，彈簧拉長變成蚯蚓鐵線，只能編織出奇怪形狀的盆栽樹枝；服藥後，格列佛的意識像火車進入隧道匡隆匡隆，但隧道沒有出口，只有嗡嗡轟轟夢境。格列佛夢見自己是個平常人，吃飯跑步看電影，「尋常」對格列佛來說，竟是難以言說的美夢。

回診，格列佛將身體擠入窄小的診間，差點讓醫生擠到跌下座位，格列佛知道「生病」，才成為「病」，科學上說這是「病識感」。醫生安慰格列佛，爬上格列佛的手臂，輕輕拍著格列佛的巨大肩膀，儘管這鼓勵輕到像蚊子在叮，但格列佛很高興。

但格列佛覺得自己的藥盒太滿了，所以擅自減藥，把所有藥都剝半，然而這是不正確的事，減藥必須緩緩慢慢像蝸牛爬。不乖的格列佛的黑眼圈，一瞬間從下弦月變成滿月。醫生書寫快速，記載格列佛亂減藥，病歷像蜈蚣窸窣爬在小小張紙上，格列佛小聲囁嚅道歉卻吐出風聲，像小學生被抓到考試作弊一樣的羞愧。

格列佛好無奈，焦慮恐慌，失眠與嗜睡同在一個巨大身體上，他閉上眼睛，所有支撐都崩落，細碎落石掉落在回家路上造成塞車，格列佛明白每一步都十足沉重，過於巨大所以眾人小心翼翼迴避，最好繞過格列佛免得受傷。

格列佛發現，將電腦斷線後，他彷彿進行一場永遠的躲迷藏，還好，有一個朋友發現這個祕密，打電話來：「嗨，你還好嗎？」那天，格列佛將陌生電話接通的當下，格列佛窗前隔音海綿中有光線閃耀，或許是流星打入格列佛的眼睛，格列佛的淚珠想要把沙礫沖開的關係。

格列佛發現服藥數月後，身體開始縮小些許，雖然還沒有辦公室裝得下這麼大的格列佛，但是格列佛可以捧起準備上幼兒園的孩子，將她放入上衣口袋裡。雖然格列佛自從變成格列佛後，每一件上衣都變成緊身衣，口袋裡空間也不夠讓孩子當搖籃，格列佛知道彼此都有些緊迫，但是孩子願意陪格列佛曬太陽，都會讓格列佛覺得身體縮小一些些。

只是沒想到，一次諾羅病毒流行暢銷大熱季，格列佛全家患病，孩子上吐下瀉，就連巨大的格列佛都無法倖免，躺臥在鋪墊上，感受冷熱交迫，肌肉緊縮痠痛，格列佛第一次發現，只是躺著不動，就是進行全身冷熱汗交替的極限運動。

生病的孩子每天幾回嘔吐與拉肚子，孩子的頭部竟然變大許多——原來是身體變太瘦的緣故。格列佛一看孩子纖瘦的手腳便心酸，忍不住躺在枕上哭泣，淚水與汗珠讓枕頭成為雨林，格列佛總是送給塵蟎好多禮物。

格列佛輕輕捧起孩子，由於害怕孩子身體變得更小的緣故，格列佛總想，或許該起身做些什麼，格列佛將孩子放在胸前口袋走出門，格列佛試著散步，有時跑步，碰碰的腳步聲讓地板搖晃，不過現在大家沒這麼懼怕。

「那不過就是個格列佛嘛——」路人有時抬頭說，隨即又低頭做自己的工作。

格列佛的妻子在他巨大手掌上攀爬，爬到格列佛的耳朵旁輕輕說，要不要回來和孩子一起睡？格列佛鼓起勇氣，離開那個只有微光的冬眠洞穴。與孩子一同躺回大床上。看著孩子的熟睡臉龐，格列佛竟然快速入眠，原來孩子的臉也能如藥物讓人安眠。

經歷病症，格列佛終於理解，有些人類會變成格列佛，有些人則終身不會，而自己就是必然變成格列佛的那些；格列佛學會和小小人們和平相處，格列佛的身體便隨著時間逐漸再縮小一些。有一天，格列佛發現手掌再也撐不起妻子與兒女，也不再彎腰頭頂到屋頂。那天，格列佛有些感動，邁步出門去重新學習，用普通人大小的身體牽起妻子和女兒的手，懷中背負一隻酣睡的兒子無尾熊，原來能用小小的腳步前進，其實就非常過癮。

格列佛小心翼翼，享受常人的身軀，珍惜自己伸手出去能拿到杯子；珍惜耳際沒有人說著呶—鳴—的密碼耳鳴，其實格列佛對密碼沒有興趣，格列佛再也不看有情報員的電影。

妻問起格列佛，病程前後有什麼差別，格列佛想想，大概就是，在生病當下無法思索明天，病況較好一些後，開始能煩惱孩子學費。

妻子整理家屋，找到一個童話月曆，正巧看到某月份是格列佛的插畫——格列佛躺在沙灘上，四周全是拿著繩子的小小人。妻好奇，拿插畫問起女兒，知道那是什麼嗎？女兒想了想，輕輕對妻說：「他們把巨人綁起來——是要保護巨人，他才不會被大白鯊咬。」

格列佛不知怎麼，儘管只是在一旁聽著，竟因為女兒的童稚話語而開始搖晃，眼眶下起了暴雨。